

罗恩·甘特探案集

残酷的杀戮，撒血在正义五芒星，凶手的面容，重现于巫师的梦境
追寻隐秘在连环命案后的神秘团体

美国亚马逊五星推荐图书



染血 五芒星

愿我们经受住巫法的考验，绝对友爱，绝对信赖

绝对信赖

3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人民出版社

染血 五芒星

愿我们经受住巫法的考验，绝对友爱，绝对信赖

绝对信赖

〔美〕M.R.塞拉斯◎著

肖雯◎译

3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染血五芒星. 3, 绝对信赖 / (美) 塞拉斯著; 肖雯译.——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13.4

(罗恩·甘特探案集)

ISBN 978-7-201-07917-2

I. ①染… II. ①塞… ②肖… III. ①侦探小说—小说集—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03142 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2-2012-296 号

Perfect Trust: A Rowan Gant Investig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Copyright©2002 by M.R.Sellars

This translation of Perfect Trust: A Rowan Gant Investiga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WillowTree Press through Rightol Media in Chengdu.

本书中文简体版权经由锐拓传媒取得(copyright@rightol.com)。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出版人: 刘晓津

(天津市西康路 35 号 邮政编码: 300051)

邮购部电话: (022) 23332469

网址: <http://www.tjrmchs.com.cn>

电子邮箱: tjrmchs@126.com

高教社(天津)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3 年 4 月第 1 版 2013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710×1000 毫米 16 开本 14 印张

字数: 230 千字

定价: 28.00 元

**愿我们经受住巫法的考验，
绝对友爱，绝对信赖**

——《巫诫·第一联》

格温·汤普森 著
第一次发表 《绿色的鸡蛋》第 69 期
出版于 1975 年

序 幕

二月末
密苏里州,圣路易斯
岩石桥旧址

埃尔登·安德鲁·波特正在努力分析现在的处境。

他此刻高悬在半空中，环抱着冰冷的桥梁，下面是密西西比河刺骨的河水。他回忆着刚才的事。为那个人准备的绞索竟然没有用到，他不得不用双手掐死他。但这些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他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他不知道自己能不能熬过去。

他一直在想一个问题，一个很简单的问题——为什么事情没有按照我的计划发展呢？不管怎样努力，他都想不出到底哪里出了错。

他又陷入了沉思。

他把巫师引到了这里。

他在《反女巫之槌》的指导下用剃刀剃掉了巫师身上的体毛^①，这只是走一个形式，因为从巫师的所作所为就可以判定，他是有罪的。他会巫术，这很明显。

他还用“针刺法”进一步验证自己的判断^②。当他用针刺进巫师的肉里时，那人痛苦得大叫出来。埃尔登可不傻，他心里当然清楚这只是巫师的诡计，用来迷惑他而已，一个不知悔改的巫师想用这种小把戏来逃脱他应受的惩罚。

巫师的罪已被证实，接下来埃尔登将以万能的上帝和教会的名义对他执行处决。

埃尔登把绞索套在那人的脖子上，宣布他即将被处以绞刑，再把他推下桥去完成处决。

.....

故事本应该是这样结束的，但还是出了问题，很严重的问题。

埃尔登努力回想，头疼极了。他模糊地记起不知为何自己竟然从栏杆上跌了下去，还好有一道钢梁接住了他。在与钢梁接触的一瞬间，激烈的碰撞发出了刺耳的声响，他随后便昏了过去。想起这些，他仍然感到毛骨悚然。

① 《反女巫之槌》由传道士英斯提多里斯和司本格写于1486年，是接下来几百年间迫害女巫恶潮中重要的施暴纲领和法律文书。在审讯女巫时，除了头发以外，其他的体毛都被剃除，以便寻找可以确认有妖魔附身的黑痣与斑点等。

② “针刺法”是一种刑罚，行刑时被告被脱去全身衣物，用一根针遍刺全身，如果身体某一部没有感觉，就会被判为女巫。

他摸自己的头顶时，头疼得像火烧一样。头皮上脱落的一块头发说明了他所遭受的痛苦。他抽回手，感觉手上又湿又黏。他断定那一定是血。

桥上巫师车里的收音机播放着嘈杂刺耳的音乐，桥下被冰凌阻塞的河道发出诡异的流水声，两种声音混杂在一起，格格不入。吵闹的音乐声让埃尔登心烦意乱，再加上身体上的疼痛，想要集中精神想事情就更难了。

“到底哪儿出错了？”他沉思着。

又一次，他把模糊的记忆重新拼凑起来，回想刚才的情景。

埃尔登把巫师吊了起来，宣布了他的死刑。然后，收紧绳子，伸开双臂正要把罪人推下栏杆，把他推向黑暗的深渊。

就在这时，他的头突然开始剧痛。

他感到头好像着了火一般。突然，一股力量猛扑向他，他一下子撞到了前面的栏杆上。他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与蓝绿色栅栏的猛然撞击短暂地夺去了他的呼吸。在那之后，他便昏了过去，剩下的只有一片模糊。

一直困扰他的是他竟然昏倒这事实。他很久都没有昏倒过了，从入狱后就再也没有过，他甚至都没想过这种事还能发生。距离上次昏倒已有很长时间了，难道不是吗？

还是只有几个月？他记不得了。他又想有没有其他可能性。会不会是因为自己不小心？会不会是因为自己晕倒了才摔了下去？

不对，他想。这次有点不一样，他感觉脑子里有东西在烧。他没有经历过痛苦，从来没有。那种感觉就好像有人在撕扯他的头发一样。

而那个巫师又是怎样做到的？

他的双手是被绑着的。

他明明把巫师的手捆住了，不是吗？

当然，没错的。

这时，他突然想起一件事。这件事如洪水般涌进他的大脑，想要解答他的问题，打断了他所有的思考。

巫师被绳子吊着，埃尔登掐着他的脖子。埃尔登看到一只小一点儿的手正紧紧抓着自己那瘦骨嶙峋的手指。

他的双手没被绑着。他的双手是自由的。

莫非只是太过心急，反而忘了捆了？

不对,他不可能这样大意。他不相信自己会这样大意。这是处决的一部分,他不可能忘记这项简单而必要的工作。那个异教徒一定是用了什么诡计。他一定施了什么妖术让埃尔登以为自己完成了这项必要的工作,而事实上却没有。

但是……不可能啊。他应该对这些魔鬼的戏法有了免疫,因为他所做之事都是正义的。他觉得应该找个时间好好自我反省一下,但现在还不是时候。先不去想这些了,他有更加紧迫的事情要做——因为那个巫师还活着。

埃尔登还在奇怪为什么绞索不管用,便松开了那只掐着巫师脖子的手,迅速摸索系在巫师脖子上的尼龙绳。

绳子不在!

就在埃尔登松开手的一瞬间,巫师迫不及待地吸进一大口气,用力咳嗽着、喘息着。

埃尔登透过浓雾,在黑暗中依稀分辨出绳子紧紧地挂在上面的栏杆上,在夜空中划过一道明显的线条,最后消失在巫师伸开的手臂后面。他想也许绳子在两人纠缠时绕到了巫师的腋下,但事实却并非如此。绞索紧紧地缠绕在巫师的手臂上而不是脖子上。绳子在他的手臂上绕了三圈,一直延伸到他紧握的拳头。

巫师即使挣脱了绳索也无法逃脱最后的审判,因为埃尔登会亲自动手。

“一会儿就好了,”他一边想着,一边悄悄地把惨白的手放回到那人的喉咙上,一把死死地掐住。再给他多一点儿时间,处决就完成了。

巫师就快死了。

他感觉到巫师的气管开始承受不住手指的压力。突然,当他发力时,感到一股力量扳着他的手指和他较劲儿,他与那股力量僵持着,骨瘦如柴的手指有些撑不住,不禁痉挛了起来。

巫士。

巫师。

罪人。

异教徒。

即使说法不一样但都是一个意思。这个人——巫师罗恩·甘特——是罪恶的化身。他是被撒旦派遣到人间来执行命令的走狗。他假装仁慈,假装能给人们带来光明,向上帝善良的信徒们暗中散布欺

坏的道德,做着下流的勾当。

埃尔登不允许这种事再度发生。他不允许崇敬恶魔的人继续与正义的人为伍。他始终不明白为什么没人懂得这一点,为什么没人意识到这些罪人会给众生带来什么样的危险与灾难,一想到这儿他就害怕。

不过,没关系。

因为他知道要怎样做。而起初有很长一段时间,他就像其他人一样,并不知道该怎样做。事实上,他以前还不如其他人。他曾犯过罪、坐过牢,但牢里的日子却是上帝额外的恩赐。正是在牢里他才懂得了人生的真谛,正是在牢里他才知道自己是上帝正义军团的一员,才知道是上帝选择了自己去铲除遍布人间的异教徒。

当然,他也需要其他人的帮助。只要找到那些兄弟姐妹,他们便能让世人见识到上帝真正的力量。

巫师还在挣扎,虽然气力有些明显不足了,但他还在反抗着。这时,不知道什么东西正抵着埃尔登的手臂,他的手腕能感觉到那东西又凉又硬。

怎么回事?

一定又是巫师的手。

但这次的感觉不一样,根本不像是刚才扳他手指的那只手。

它是冷的。

硬的。

金属般触感的。

一股辛辣刺鼻的化学品味道混着湿气钻进埃尔登的鼻子里。他闻过这种味道。不光是味道,对钻心的疼痛他也是再熟悉不过了。

那是手枪清洁剂的味道。

他惊慌失措,急忙松开手,想要闪开。就在这时,“砰”的一声穿透他的耳膜,枪口喷出了橙黄色的火焰。

他还是没能闪开。



案发现场,命令声在冷夜空中回荡。警察的对讲机传出的沙沙声与车内狂躁的音乐混合在一起,所有的动作虽然听起来很忙乱,却都

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

气氛很紧张。

所有人都在忙着营救那个巫师——罗恩·甘特。

一声命令盖过了其他声音，威武有力，似乎又夹杂着一丝恐惧。
“该死的，谁把那个讨厌的音乐关掉！”

烦躁的音响终于安静下来，警官们继续搜查，这里与刚才相比寂静了许多。

浓雾依然挥之不去，笼罩着所有人，笼罩着一切。埃尔登感到浑身已被雾气浸湿，丝丝寒意慢慢渗入他的骨头、他的灵魂。潮湿的衣服紧紧贴着冰冷的桥梁，桥梁带走了他身体最后的温度。

刚才他感到头部剧痛难耐，这是他最无法忍受的。而现在他的左臂更疼，像火烧一样。那颗子弹以最大的速度直接射进他手腕柔软的皮肤，在他的前臂里划了条几厘米长的对角线。他不能完全确定，但从伤势来看只伤到了皮肉，并未伤及骨头，即便这样也能让他疼得要命。

但他知道，他刚才面临了更大的危险，在这里经受的痛苦也是一种额外的恩赐。事实上，刚才他差点就……

当子弹射进他胳膊的时候，埃尔登失去了平衡，从桥上跌了下去。

他竟然没掉进满是冰凌的密西西比河，这真算是个奇迹。中枪后他痛苦地大叫，身体跟着向后倾，从两根桥柱之间紧挨着巫师的位置重重落下。与此同时，他的脚已腾空，腰“砰”的一声撞在了栏杆上。接着，他就像失去控制的体操运动员在高低杠上做着空翻。完全出于一种本能的求生反应，为了不让自己掉下去，他用没受伤的那只手疯狂地乱抓一切可以触摸到的东西。埃尔登抓到了横梁下面的金属架子，真是上帝保佑，他这样想着。他用胳膊攀着横梁，危险地吊在半空中。

他这样待着已经有一会儿了。这里距巫师仅有半米左右，他已作好充分准备迎接第二颗终结自己生命的子弹。可他又想，上帝既然救了自己，就肯定不会允许自己再这样死在巫师手上。

他咬紧牙关，忍痛屏住呼吸等待巫师的下一步行动。

没有动静。

这预示着他不会死于撒旦之手。他的时辰还未到，还有很多更伟大的使命等他去完成。

他的耳鸣开始逐渐减轻。远处的警笛声夹杂着桥上的音乐传到

他的耳朵里。他感觉到警察正步步逼近，紧张得心跳加速了。

他希望巫师最好已经死了，也许扣动扳机已耗掉了他最后的气力。当然，最有可能的是他仅仅失去了知觉。不管怎样，他都无法亲自确认了。上帝保佑自己活了下来，而警察马上就要来了，现在能做的只有不被他们发现，自助者天助，这次只能靠自己了。

现在，他还藏在钢架与桥板之间，这地方令人窒息。他竖起耳朵仔细辨听上面人的一举一动。他用另一只手压着左臂的伤口止血，只能用肩膀顶着梁柱支撑身体。时间太长了，后背有些抽筋。他急需一条止血带，只希望止血还能来得及。

寒冷与痛楚折磨着他。他非常想睡觉，但他不能。他必须保持警觉，不能被抓。

埃尔登藏在桥面下边，承重梁的后面，别人是看不到的。如果保持不动，几乎很难被察觉。侦探们很可能在收集表面证据，如果这样，他们可能就会认为自己已葬身于密西西比河。这种推理是符合逻辑的，事实上这差点就发生了。他祈祷着，希望这是他们的结论。

透过桥板间的缝隙，埃尔登能看到巫师的身形。他还被绳子吊着。这时，他听到金属相互碰撞的声音，另一根绳子已被解开。

刚才下令关掉音乐的那个沙哑的声音关切地问道：“他还活着吗？”

“不知道。”一个更加低沉的声音回答，“再往上……慢点……好的……再靠上一点儿……一点点……好的……别动，就在那儿。”

他偷瞥见有个人穿戴着整套攀登装备爬到桥梁上解下了绳子。埃尔登紧紧压住受伤的手臂，往里面挪了挪。

没有动静。

没有声音。

他侧耳倾听他们的谈话，想知道巫师到底有没有死。愿上帝保佑，任务完成，他祈祷着。

然而他的祈祷并没有用。

“他还活着！”上面的人松了口气，大喊着，“听得到吗，甘特先生？”

巫师没有死。

埃尔登失败了。

他闭上眼睛静候着，现在能做的也只有确保自己可以逃跑成功了。

又过了几个小时，警察终于离开，他可以安全脱身了。埃尔登小心翼翼地在钢架间挪动，他已被寒冷和疼痛折磨得精疲力竭，当然

还有失血过多的原因——即使他在手肘上方紧紧地扎了条临时止血带。

他刚才出了一身冷汗，潮湿的衣物贴在身上，浑身冷透了。他的裤子也湿了，还有一股难闻的尿味。他被困了几个小时，最后终究忍不住不得不尿在自己身上。他为此感到羞耻，但也别无选择。

浓雾散尽，他看到下面有许多浮冰堆积在水面上。突然，他感到一阵眩晕，急忙抓紧钢架。过了几分钟，等他好些了便开始向上爬。

他小心地撑起身体，翻过栏杆，纵身一跃一下子瘫倒在桥面上。

他躺在那里，大口地呼吸，温暖的阳光沐浴着他冰凉的身体。一动不动地被困在那个冰冷的地方，好像有一生的时间那么长，他现在只想放松一下，休息一下。

但他不能休息。

从那个漫长的黑夜开始之时，他便向上帝起誓。当警察一遍又一遍搜寻时，当手电筒的强光一次又一次靠近他时，当桥上的脚步突然在他头顶上停下时，他都重复着那个誓言。

如果他挺过来了——如果他能脱身，而且没因失血过多而死掉——他发誓再也不会失败。

罗恩·甘特必须死。

十个月后
12 月 1 日
密苏里州,圣路易斯

希瑟·伯克并未完全醒来，她还处于一种半睡半醒的状态，在痛苦中煎熬着。她开始逐渐恢复意识，最先感觉到的是喉咙的干涩和头疼，三十三年来她对这种感觉最深有体会了。接着，又感到一股莫名的恐惧向她袭来，使她全身无法动弹。她浑身酸痛，肌肉急剧收缩，心跳加速，冷汗出遍了全身，她赶快深吸一口气让自己放松下来。

她屏住呼吸，听着周围的动静，想要弄清楚到底什么使她如此恐惧，而她听到的只有自己的心跳声。她不甘心，依旧屏息听着，直到憋不住了为止。要是真有其他声音也只是她轻声的抽泣。

她尽力保持清浅的呼吸，想以最快的速度吸入一点儿新鲜的空气，她怕空气中有别的东西。那个东西躲在黑暗里，让人恐惧，她不想被那东西发现。这使她想起了童年时代的噩梦，那妖怪追着她跑，她只好躲起来不让它逮到。

她努力拨开脑中的团团迷雾，冒出无数种想法，想要弄清楚自己到底害怕什么。她终于完全清醒，放松了下来，但还是觉得自己糊里糊涂的，还是有些害怕。

希瑟的头还在隐隐作痛，这次头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严重。

她极力压制自己那莫名的恐惧感，慢慢睁开一只眼睛。似乎过了很久，她才把眯着的眼睛完全睁开。模糊的视线渐渐清晰起来，她看见一道棱角分明的蓝黑色影子斜射进屋里。

没有动静……

没有东西从黑暗里猛扑过来……

什么都没有。

她让自己放松一点儿。

她用一只眼仔细扫遍整个屋子。眼睛很疼，里面好像进了沙子，像外星生物入侵了她的领地一样，很不舒服，又疼又痒，拼命眨眼也没用。

尽管一切都笼罩在黑暗里，至少她看到的都是自己所熟悉的——角落里的电视机，放在电视机上面的便宜的塑料圣诞树，斜对面的二手月亮椅，还有椅子上一篮子等着她整理的衣服。一切都一如往常，与平时躺在沙发上看电视的日子没什么两样。

而且也没有不该出现的东西，这让她松了一口气。

令她感到安慰的是，她在家里。可是，还有什么不太对劲，尽管没有刚才的感觉强烈，她还是不能完全摆脱心底的那份恐惧。

她鼓起勇气,突然坐了起来,但是头疼得快要裂开了,像有人用电钻钻她的脑袋。她又躺了回去,不敢再去惊动脑子里的那只怪兽了。

她很焦虑,感觉糟透了。不仅是因为头疼,更多的是那种茫然与不知所措。这种感觉就如同刚刚从睡梦的迷雾中醒来后又在真实世界里迷失了一样。

她忍受着痛苦,回忆着自己为什么会头疼。感觉有点像宿醉,但好像又不是。她不记得昨晚喝醉了。事实上,昨晚的所有事她都根本不记得了。她记得昨天下班后开车回家,然后……

然后怎么了?

她不知道。她尽力回忆,可结果只有头更疼,只好放弃。

她感到口干舌燥,嗓子很疼。用力下咽,喉咙里好像有块小东西卡住了,过了一会儿才下去。

她想从另一个角度分析。天已经黑了,所以现在可能还是昨晚或者……今晚,或者……不管哪天晚上了,希望不会是明晚。不会的,不可能的。可能吗?

她头疼得更厉害了,不能再想了。

“天啊,出大事了。”她咕哝着。

过了一会儿,等头疼好些了,她又接着回忆起来。

她现在在家里,这是可以确定的,可她真的不太记得是怎样回来的,甚至什么时候回来的。她连自己做过的最后一件事都不记得了,这是不是太刺激了?

她做了这样一个总结:夜晚,她在自己的家里,坐在自己的沙发上,真的没有别的了。至少她现在在自己家,昨晚没有喝醉,没有带一些不三不四的人回家,对吧?

她不禁打了个寒战。她会不会带了个混蛋回家?她是怎么了?天啊!不会吧!但愿她能想起来什么。

她不去想了,抬起胳膊看了看手表,可她又感到胸膛周围一阵酸痛。她把手放了回去,疼痛好像减轻了一些。

她同时睁开了双眼,努力看清手表上显示的时间。她用另一只手摸索着手表上的照明键,找到后才意识到自己总是把这个按钮的位置记错。诡异的蓝光把液晶屏幕照亮了,上面显示的数字像 91,后面还有个字母 E,接着突然就变成了 LI:E。

屏幕上显示的内容让希瑟更加摸不着头脑,她眨了眨眼睛,想要

看得更清楚些，可还是 LIE。

“Lie？谎言？”她若有所思地自言自语，声音已经沙哑了，“什么呀！去它的……”

她已不再那样害怕了，她告诉自己那不过是个噩梦罢了，也许是童年的那段往事又来骚扰她了。她咬着牙，用双手支撑身体坐起来，放下一条腿，再放下另一条，双脚着地。她把两肘放在膝盖上，用手掌托着头按摩着太阳穴。

她想不通噩梦能否使她忘记清醒时做过的事情。

坐了一会儿，她猛地站起来，差点摔倒。她皱着眉头把高跟鞋踢掉，正奇怪为什么没有把鞋脱掉。“当然了，我什么都不记得了，这有什么好奇怪的呢？”她想。

她跌跌撞撞地来到卫生间找阿司匹林。她想如果头不疼的话也许还能记起点什么来，也就能想起是怎么回到家的。那段时间不可能是空白的，人的生命中没有空白，除了在那些外星人绑架地球人的电影里。

“嗯，是的，”她笑着自言自语，“希瑟，清醒一点儿吧，你又没被外星人绑架。”

她摸索着按下开关，打开了灯。一束光线突然刺痛了她的眼睛，她赶紧眯起眼，转过头去。浑身上下都是疼的，怎么回事呢？她叹了口气。可能是流感吗？也许吧。流感，发烧，还是什么。对，应该就是这样吧。

她眯着眼，在洗脸盆上方的柜子里找着药瓶。透过眼皮的缝隙她看到了镜中的自己，吓得倒抽了一口气。

一头金发已乱作一团，不过更令她震惊的还在后面：嘴唇被胡乱地画上了两道鲜红色的唇膏；脸看上去脏兮兮的，让人很不舒服，好像被别人胡抹了一层浓重的妆；脖子上紫红色的淤痕与苍白的皮肤形成鲜明的对比，好像会发光一样。

眼前的景象触动了她的记忆，它们等待的就是此时，从她脑中最隐蔽的角落一同冒出，使她再度陷入恐惧，这才是造成她恐惧的罪魁祸首——

那个停车场……

她非常痛苦，像被电击了一样……

舌根残留着一股药物的苦味……

一片黑暗……

一只大手粗暴地一把抓住她，她无助极了……

她不敢相信自己被袭击了。她恐惧地后退，逃开了镜子，不敢再看自己，后背紧紧贴在墙壁上，泪流满面。她慢慢蹲下，抱着双腿，缩成一团，双膝顶着胸口，胸口很疼，可她就想这样待一会儿。

希瑟坐在冰凉的地板上，哭了整整一小时，最后终于鼓起勇气驾车去了医院。



夏琳·麦克劳克林侦探走过来问道：“性侵害验伤做完了吗？”然后端起冒着热气的咖啡呷了一口。

早上，她在来医院的路上随便买了杯印度茶拿铁，喝了一口之后却有点儿后悔买它了。她应该像往常一样买一大杯咖啡，加两勺奶油，四块方糖，这是她熟悉的味道。这印度茶拿铁的味道让她实在感到意外，她不喜欢有意外惊喜，况且还不好喝，今天真不该冒险尝试这种新口味。

大家都叫她夏里，有的干脆叫她小夏，但只限于熟人。事实上很少有人叫她夏琳，大概是因为这名字和她本人不太相称。她身材娇小，金灰色的短发散发着运动的气息，总穿着牛仔裤和运动鞋。除了她假小子似的外表和做事时那一股子韧劲儿，夏琳这个名字跟她也挺配的。

她之前在城市凶杀组工作，最近才调到性犯罪调查科。以前的同事总拿她打赌，赌她到底有没有裙子。一天，她听到了一些风声，就和一个警员说好，让他赌有，赢来的钱他们两个平分。后来，她就穿了一套有形的西裙套装来上班。那天她觉得非常不自在，就发誓从今以后再也不穿裙子了。可是，当她看到同事们脸上的表情时觉得这还是值得的，起码她还赚了一百块呢。她从未向任何人提起其实那身衣服是找朋友借的。

今天，她穿得和平常一样，还是那件破旧的短皮夹克。下摆自然地垂到腰的位置，正好盖住了腰间那把贝瑞塔 M9 型手枪。她把警徽别在腰带上，明显却不张扬。

“护士已经检查完了，”医生走过来向她点头示意，接着说，“她一